

● 国庆节专栏 ●



大河奔涌，岱岳巍峨，九万里江山多娇。五千年昼夜不舍，浩浩神州，天高地阔，您千古古人的传说，在耳边不绝地响过。
 掬起滚滚的浪花，亲亲——我的祖国。捧起炙热的厚土，亲亲——我的祖国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升起彩球，放飞白鸽，挂起红灯，点亮星月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挥舞国旗，传递喜悦，心潮澎湃，激情放歌。
 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你听，你听，深情豪迈的赞歌，飞出心窝窝。
 歌如春风越山河，谁能忘却，又怎能忘却，那些如歌的峥嵘岁月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漫漫长夜，一艘红船，承载民族兴亡的使命，激流勇进，斩浪劈波。
 黎明的思想四面出击，巍巍井冈，红旗猎猎，拨亮八角楼上的油灯，点燃燎原之火。光明，从这里启程，祖国，我跟您跋涉。
 从苦难出发，把英勇的日子，扛在肩上。踏破五岭逶迤，飞夺大渡铁索。茫茫草地，凜凜风雪，枪林弹雨，艰苦卓绝。一条光彩炫目的红飘带，飘过万水千山，迸发血与火的荣光和色泽。
 遵义城头，力挽狂澜，宝塔山下，运筹帷幄，气势恢宏的百团大战，让一切狂妄灰飞烟灭。
 挥师百万，横渡长江，气吞万里如虎，勇追穷寇，摧枯拉朽，疾风席卷落叶。铁血长城，军威赫赫，所向披靡，撼山动岳。
 烽火连天，家书难托，硝烟散尽，几多离索。朝也盼，暮也盼，青丝缕缕俱成雪，忠贞一生的守望啊，望穿时光的蹉跎。
 红日东升。天安门上，一句质朴的湘江方言，震撼了世界的听觉。



祖国。我写下这两个重金属的字
 这两个方块字，在今天不同凡响
 她们携带着火光，从历史深处走来
 点燃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
 一束火把，汇聚万千光芒
 永不熄灭射向四面八方
 迎着明亮的秋风，铮铮作响
 光芒在传递。梦想在汇集
 火光在奔跑。从大地的一端
 跑向另一端。从河流的此岸跑向彼岸
 从山脚跑向山巅，从田野跑向
 无垠的苍穹，从一个梦想跑向
 无数个绚丽的憧憬
 一束火光，奔跑成千万束辉煌
 祖国。我写下这两个重金属的字

在部队当新兵时，每当战友问起你是哪里人，我总是很自豪地回答：我是淮河儿女，我家就在大禹劈山导淮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蚌埠地区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就对淮河有着依念之情。那年头，去往怀远县城最便利的方式，就是乘坐大轮船。父亲在那里，我和弟弟多次从市区的三号码头，踏上淮河的大轮船。我和弟弟欢喜地在船上看着近处、远处的淮水，忽然就有交汇的轮船出现在眼前，船头顶上都竖立着一面面迎风猎猎的红旗，说不定就有鹅鸭和鸡禽的叫声，从民船上飘过来，浸润着淮河特有的水味。

很快就到了蚌埠闸，由于上下游水位的高低悬殊，各种船只都要在一段闸门控制的水渠间，等待着“涨水”或“落水”。我觉得特别好玩，眼盯着水渠两侧山石的青苔，船上师傅忙着用橡皮轮胎阻止船帮碰擦水渠的工夫，闸门又要重新打开了。哗——，水流的巨大声响，轰然在耳畔激荡，仿佛千军万马奔腾在天地之间，给人默默注入着勇往直前的力量。

在过去很长的年代里，淮河上有多少船只，运载过人车和货物，实在是无法统计了。去淮河北面的舅舅家，一定要乘“小划子”的，朝阳路最北端淮河堤坝下有一“大马船”，它每天就在两岸间喷吐着柴油机的尾气奔忙着。

“大马船”挤上去的人和车非常多，只要有点间隙，就会再冲上去几个人。有时可能因为人车过多，它悄然晃动了一下，立马又变得平稳起来。现在想想，淮河这伟大的母亲



泉之林

亲亲我的祖国

陶昌华

醒来的国魂啊，红星闪烁。崛起的中华啊，旭日喷薄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春天来了，打开国门，倡导改革，神韵的笔触，轻轻一个圈，壮丽了一个城市的春色。
 春天的故事，开篇就是跌宕的情节。十八枚鲜红的指印，镌刻在托孤般的契约，敢为人先，放手一搏，一群时代的开拓者，躬身希望的田野，沐雨栉风，精耕细作。
 春潮涌动，风雷磅礴，改革的洪流，浩浩汤汤。每一滴水，都蕴藏奔腾的力量。风正帆悬，潮平岸阔，百舸争流，万里扬波。
 逢山开道，山高人为峰；披荆斩棘，用豪情铺路。路，在脚下，脚比路长，越走越宽阔。筚路蓝缕，夙夜不懈，西气东输，南水北调。山千叠，水千叠，扬激流，育沃野。
 城乡一体，并驾齐驱，奋发的精神与摩天广厦一同拔节。大江南北，生机勃勃，九州欣荣，共兴百业。
 大道之行，坚定执着抚平巴蜀大地的震痛。昂然挺起，铁骨铮铮的脊梁——熠熠五星，灼灼圣火，地球村里手拉手，连起你和我。
 历经艰辛，所有的道路都在说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没有爬不上的坡。路，在心中，壮志向天歌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所有的愿望，都在回归；所有的根脉，都在母亲河的源头盘绕交错。
 望眼欲穿这片海，紫荆白莲并蒂开。扑进母亲的怀抱，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的炽热，话未开口，泪已婆娑。
 骨肉团聚，回家的游子不再漂泊。执手相牵，看一看老屋的秦砖汉瓦，再唱一曲萦绕心扉的《七子之歌》。
 本是一家亲，一水两岸隔，同宗同脉的手足，谁也无法割舍。圆，是世界上最美的轮廓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追梦新时代，笃定前行的

游目骋怀

祖国，遍地葵花

雷新然

奔向风的中心，雨的中心
 花朵的中心，大地的中心
 这两个方块字，带着热血的方块字啊
 越过高山、大河、万里平畴
 停在整个秋天繁荣的中心，幸福的中心
 停在世界的中心
 风，一次次地扫净尘埃
 雨，一遍遍地浸润着大街小巷
 每一束颤动的花朵里都摇曳着一个晶莹的雨点，每一滴水珠映出我们辉煌的愿景！秋天里，庄稼丰收
 祖国多么安详而富足
 大地举起葵花的灯盏，照亮绵延的河山
 祖国。我写下这两个重金属的字
 写下内心不变的信仰——
 鲜红的旗帜上摇曳着光明的火苗
 风起处，年华灿烂
 烟火旺盛，胸襟鼓荡

大运之河

我是淮河母亲的儿子

韩国光

真够辛劳，我们像一群孩子，趴满了那宽广的肩头和脊背，定要她背负着走过这段水域。
 这“大马船”，就是淮河母亲很小一段肩背吧，她明知道负重如山，可从来没有被压倒。她在地上喘息了一口气，一抬肩背又挺了起来。淮河岸边的儿女，走到天边都不会嫌弃的，因为我们的母亲——蜿蜒千里的淮河就是好样的！
 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突然发觉，现在的一些年轻人，对淮河的感情有些疏远了。曾在十几年前，淮河经常涨大水时，男女老少常赶往淮河边观察水情。那时的淮河也是无辜的，老天爷要下暴雨，她自己也抵挡不了。可随着淮河不断得到治理，堤坝增高加固了，河道变得顺畅了，市市区也架了几座过往淮河的公路桥，家家几乎都添置了私家车，如今淮河给人的便利，好像就没有过去明显了。
 我在小区跑腿抄水表时，曾有小朋友问，叔叔，我们吃的水从哪里来的？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郑重地告诉他：我们吃的用的水，都来自淮河水源，有的城市用的是地下水，每天只有在规定的时段才有水。淮河水里的水，就是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，我们要记着淮河的大爱深情！
 我自从家搬到了新城区，离淮河的距离也变得有点远了。前几天早晨，我和妻子特意起早去看望淮河。我骑自行车带着妻子，早饭也没顾吃，就快速骑上了路。去看望淮河，也像看望自己的老妈妈一样，不需要带上什么值钱的礼物，更在于带着一颗赤诚的心。
 或许因为我有年把时间没见到淮河了，当我呼吸到淮河堤坝的新鲜空气时，我推着

车手，拉着妻子，就想快走一步，想快点见到母亲的面容。可巧这时遇见熟人，他问我来干啥的？我手往北一指，爽朗地说：“来看老母亲的，她老人家好几千岁了！”那人一愣，我妻子笑着说，他看的老母亲啊，就是眼前的淮河！那人豁然明白了，拍了我的肩膀也笑着说，老韩这样称呼淮河好，情真意切，淮河就是我们这里所有人的母亲！
 我朝淮河投去深情的目光，却发现堤坝下一排高耸入云的杨树站在那里，遮天蔽日的绿意，挡住了我急不可待飞向淮河的心。淮河——我们的母亲她真的老了吗？她可能觉得，住在高楼大厦里的无数儿女都长大有出息了，自己不再轻易抛头露面了。
 我通常见到自己的老妈妈，都要喊上一声的：俺妈，我来了！这会儿，我好像也听着一位晨练的女子，对着淮河在高喊着，“呜——，喔——”这爆发于心胸的悠长的声音，我觉得就是在呼唤着淮河母亲！我从一处路口想走近淮河时，遇见了几个卖新鲜鱼虾的，青虾还在小摊塑料布上乱蹦着，都是淮河里生长的。“这是‘油鲦鱼’，这是‘马鲞梭子’。”马鲞梭子鱼比油鲦梭子鱼身段长一些，有的卖鱼虾人还说着过去年月的淮畔土话：“这鱼买回家洗干净添些面粉，用热油一过，煎得黄亮亮的，烧出一大碗包你好赶！”我们顺着还有黄麦茬的地埂来到淮水边，几艘老船停在浅水间，船上有狗叫了起来，我和妻子打算借助窄窄跳板，踏上船跟船上人叙叙话，可惜走了几步就退了回来。岸边有一个看管蔬菜的小凉棚，几个细竹杠搭的秧架上，结了不少长豆角，有的秧上正开着绿莹莹的小花，有一

棵，绿我滴漏，光芒四射。
 海风吹，海浪打，小小的海防哨所，荒芜着荒芜，寂寞着寂寞。一座岛，两个人，三十二年，光阴斑驳。潮涨，潮落，升旗，巡逻，守土必尽责——岛虽小，也是国。
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，以青春和生命的名义——集结。危难时刻，冲进洪水，冲上废墟，冲向病魔。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冲锋，血肉之躯，赴汤蹈火，先忧后乐，我将无我。
 烛照山村，支教育青禾；扎根戈壁，攻坚再突破；摘金夺银，赛场拼搏；大国工匠，孜孜求索。只争朝夕，刷新中国高度，铸造腾飞的翅膀，献给日新月异祖国。
 星汉灿烂。以身许国的故事太多，太多，有经年累月的坚守，有无怨无悔的抉择。天地盈浩气，长虹可贯，铁肩担道义，云天可薄。
 爱国有志，报国有恒。使命，比生命更重，永怀滚烫的赤子之心，攥指成拳，信念紧握。石可破，丹可磨，坚与赤，不可夺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亲亲我的祖国，情，也真切；爱，也真切。
 初心如炬，赓续新征程，固守长征路上的信仰与气魄。大美中国，雄姿英发，走出了自己的特色。
 扬浩然正气，与日月同辉。您用无以伦比的恢弘和壮丽告诉世界——光荣在这，梦想在这，信心在这，福祉在这。
 这是光的进射，这是力的蓬勃，这是众志成城收获，这是披肝沥胆的歌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亲亲——我的祖国。未来已来，风华正茂，逐梦前行，走向复兴，传承薪火，永不熄灭。
 亲亲我的祖国，亲亲——我的祖国。凝心聚力，壮怀激烈，砥砺前行，从容不迫，排山倒海，气壮山河。 ■本版摄影 心飞扬



祖国呵，每一座村庄都是生养我的故乡
 每一座城市都绽放着我生命的理想
 我用汗水浇灌每一粒庄稼
 让它们迎风抽穗，向上生长
 我用智慧托举城市的梦想
 在改革创新路上收获惊喜和荣光

祖国。我写下这两个重金属的字
 在你的目光抚摸到的地方
 在你的怀抱里，我渺小而坚韧地成长
 体验你四季的爱抚与山河的辽阔
 举着一束火焰，举着我内心的信仰
 努力前行。在歧路交织的地方
 我听从你的指引，向前，向上
 不回头，不张望，不彷徨

祖国啊，虽然前路无数险阻
 你的儿女们已爆成一个铁的拳头
 为了一个美丽的中国梦
 所有的城市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
 所有的村庄都在踏响同一个鼓点
 所有的河流都在奔向同一个目标
 所有的葵花都在朝向同一个方向
 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涤清变幻的风云
 向前方看，祖国大地，遍地葵花
 向远处看，万顷山川，遍布灯盏！



只白蝴蝶在近旁飘飞着。
 在这里看到淮河意犹未尽，我们又骑车去往风景如画的蚌埠闸。经过治理的淮河堤坝上面，成了一条车辆畅行的水泥路，骑车很轻快就到了闸区附近的许庄村。这种堤坝道路，在村子里左右伸展着，路旁的石榴树、桃树都挂起了斑斓的果实。我想摘几个桃子的，车子一下坡就冲到了闸边。淮河的水真是清澈，这里有一座绿岛，远远望见白鹭在飞翔。来往的大小船只通过这里，必须绕过一段船头缓缓转折的引河，才可进入“涨水”或“落水”的闸内区域，然后顺利的向开前方。我才悟出，千里淮河为什么是弯曲的，河道弯曲水流简短的停顿喘息，就是为了在直线的地带走得更有力量！
 我和妻子又到了淮水的面前，我急切地想掬起一捧清水，哪知脚被什么小东西绊了一下，竟双膝跪在了青草地上，脸正对着浩浩汤汤的淮河。这也许就是天意吧，从远古而来的淮河，确实值得每个淮河儿女敬拜的，我们是喝了她的乳汁长大。
 我想起淮河宽宏的恩情时，胸间真是万般感慨。请容我张开臂膀，抱抱这位母亲吧，请容我在她面前真情地说上一句话：我永远是您养育的孩子，您永远给我战胜困苦的力量，永远是我征程中的幸福港湾！大家一起来亲亲淮河吧，我们要用报答托举起淮河母亲，高高举过头顶，苍茫浩荡的淮河，在众人的视野中，就是这样的最崇高。

父亲打电话说寄来一个包裹。两天后，我把包裹抱回家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飘散的是浓浓的、熟悉的香甜味儿。一个个橙黄的蛋糕，让我回到从前……
 父亲从部队带病回乡，十几年来，因为家里生活条件差，病反反复复。家里的几亩地，全靠母亲。我们姐妹还小，都在上学，只能假期帮着浇浇菜园，拔点猪草，或去放羊，或爬上东山拾柴禾。
 坚强的母亲，起早贪黑下地干活，养鸡喂猪，浆洗缝补，照顾着我们姐妹三人，还要攒钱为父亲治病。阴雨连绵无法下地的时候，别的人家都歇息了，母亲不让自己闲下来，去菜园把甜菜、辣椒、黄瓜、茄子摘了满满一大筐，顶着雨到镇上。足有百十斤重的大筐如同一座山，重重地压在母亲背上，要步行二十里地。每次走到了，都是晌午时分。在供销社门前，有个小小的收购站，商贩在那里收农产品卖到县城。母亲雨天背来的菜，成为商贩眼里的珍品，价钱比平时高，结完账，都会再拿出五毛钱，硬塞到母亲的手里。
 母亲回到家里，头发包都淋得透湿，更瘦弱而单薄。母亲放下头袋，拿出一个严严实实的纸包，里面是两个肉饼，她放在父亲手里，从厨房里端出窝头和咸菜，自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身材高大却倍受疾病折磨的父亲，看着手里的肉饼，再看看母亲面前的窝头咸菜，眼里氤氲着泪光，喉咙哽咽着。
 母亲身上那件宽大的绒衣，是父亲当兵时发的，已经穿了十几年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。每次缝补的时候，父亲都说：“唉，这件绒衣实在是太破了，都补不成个儿了，再补这一次，下次说啥也不要了。”父亲盼着，能像别人家的男人，把家担起来。
 父亲的盼望，随着战友李良的到来成了现实。李良住在北岭子镇的李家庄，距我家百十里地，他们三四年才聚一次。李良说起大前年，到东北跟人学了修理技术，回家盖了个偏厦子，买了维修工具，为村里人修理农具，推车板车架子车，自行车，拖拉机，还修锅碗瓢盆，一年下来能挣千把块钱，还不耽误地里的活。
 面前的李良，脸膛透红，双目有神，腰杆挺拔，声音响亮，与上次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判若两人。李良说家里孩子多，妻子身体也不好，多亏学了门手艺，不然五个孩子要有四个饿死，妻子的病没法治，老人没法养，家里的日子早就没法过了。如果早几年出去学技术，日子肯定比现在还好。
 父亲决定去南方学做蛋糕。天不亮，就像当年出征一样，匆匆赶到火车站，坐上老绿皮火车直奔广东。两个月后，父亲学成归来，带回了烤箱、模具、托盘、面盆、小叉子、小刷子、小勺子，还有几本厚厚的《糕点制作大全》。父亲连夜做了几炉蛋糕，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，手艺随着香喷喷的蛋糕传遍了十里八乡。农村人舍不得买蛋糕，父亲就收料加工。村里人只要备好面粉鸡蛋白糖，拿几毛钱的加工费，既放心又省心，关键是花钱少。
 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，来加工蛋糕的人越来越多，外村的人也四面八方而来。飘香蛋糕成了村民的点心，生活添了无限的甜蜜。走亲戚的都会带着成箱的蛋糕，改了多年来馒头油条当礼物的习惯。嫁闺女，娶媳妇的，哪家买了小轿车、盖了新房子、除了大学生，哪家的儿子参军入伍，都要做很多蛋糕四处分送，让更多的朋友分享喜悦和幸福。老人过寿做的寿糕，会加更多的鸡蛋白糖，看着就馋人。父亲是个极其认真的人，无论多忙多累，做蛋糕一丝不苟。母亲帮着搅拌面团，翻转炉面，两个人常忙到大半夜。年底一算，居然挣了一千六百多元，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……
 一天傍晚，天上飘着雪花，地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出奇的冷。一个背着物料的汉子，裹着寒气进了门。他瘸着一条腿，脸上有道大口子还流着血，衣服上满是泥巴草叶。父亲忙问缘由，汉子说自己家住南岭子镇的王家庄，儿子马上参军到部队，家族里人多，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都要来送孩子。听说父亲做的蛋糕货真价实，备好物料就来了，翻越刘家岭的山梁子，不小心掉到山沟里，好不容易才爬上来。
 父亲忙让母亲端来热水，自己一气跑到村南，找来赤脚医生刘珍珠，给汉子伤口清洗上药。做完蛋糕，天已黑了，父亲再三挽留，汉子不肯，说家里都在等着，快意走了。看着汉子一瘸一拐的消失在夜色中，父亲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这么远的路，天寒地冻的……”
 第二天，父亲起了个大早，把那辆大金鹿搬到院子里。这辆自行车，是父亲从镇上的旧货市场花二十元钱买来的。父亲把自行车擦洗干净，母亲帮着把烤箱牢牢地绑到后座上，又在车把挂了个布包，里面装着三个煎饼和两个鸡蛋。父亲戴上黑绒帽，围上棉围巾，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，腰里扎了根布条。看着母亲不放心，父亲笑着说：“看！全副武装！冲锋陷阵的时候来了！”
 从此，每天天不亮，父亲就收拾好，一边高声吆喝，一边骑车渐渐走远……每到一村，他摆好设备，先把录音机打开，磁带里都是经典的革命歌曲，很多村民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。父亲一边做蛋糕，一边开心地唱着：最爱唱的是军歌，最爱穿的是军装，最爱听的是军号，最爱住的是营房，一颗红心忠于党，双手紧握手中枪……
 父亲每天回来都很晚，有时是半夜。母亲给他捶着肩膀，轻声说：“咱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有口饭吃，你的身板得注意才是啊。”父亲说：“别担心，没事哩，咱要好日子，供应着孩子好好读书，早日成才。苦点累点没啥，我是钢铁战士，是共产党员，生命不息，冲锋不止哩！”
 父亲不怕困难、乐观向上的精神鼓舞着我，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，我穿上了军装，成为一名光荣的战士。我的背包很小，却很重，有父亲当兵时的笔记本，有母亲的绒衣，有他们连夜为我赶做的蛋糕，那是浓浓的情，是厚重的爱，是万千的叮咛和深深的期待……

我
的
小
康
之
路

父亲寄来的包裹

刘
琴